

# 构建全域老年学：超越人类的多维视角

黛柏拉·勒普顿<sup>1</sup>, 吴静<sup>2</sup>

1. 新南威尔士大学,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悉尼 2052

2.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 青岛 266061

DOI: 10.61369/EST.12212

**摘要：** 人类与外部世界存在着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共生互动关系。作为生命历程的不可避免的一环，人类与其他生物、事物、环境一起衰老。本文首先回顾了早期社会学关于身体衰老的相关研究，继而探讨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视角下的超越人类身体的理论，分析了这些理论如何有助于理解人类与其他生命体共同老化的过程。这种方法强调了人类与非人类主体在生命历程中互相辉映和融合所产生的强大的力量，最后倡导以全域老年学的视角关照当代的老龄研究，以超越人类的多维视角丰富当代老年学的研究框架。

**关键词：** 老龄化；老年学；超越人类；唯物主义；身体

## Towards a Gerontology of Everything: A More-Than-Human Perspective

Deborah · Lupton<sup>1</sup>, Wu Jing<sup>2</sup>

1.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2052

2.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061

**Abstract：** Engaging with the special issue's theme of 'The growing older of humans, non-humans and more-than-humans', this commentary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how social theory has engaged with the ageing body. Beginning with discussion of initial scholarship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ody, the commentary provides thoughts on how more-than-human theory, both 'old' and 'new' materialisms, can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ow human bodies age alongside nonhuman living things, situated in place and space. This approach acknowledges the distributed forces, agencies and capacities that are generated with and through the relational encounters of humans with nonhuman agents as they move through the life course. The commentary ends with some suggestions for incorporating a 'gerontology of everything' perspective into ageing studies as a step towards more-than-human mutual flourishing.

**Keywords：** ageing; gerontology; more-than-human; sociomaterialism; the body

人类是自然之网的一环，与万物同呼吸，互依存，彼此滋养，共舞于天地间，合奏出生命的交响。而作为生命历程的不可避免的一环，人类与世间万物还处于共同衰老的过程，并非只有人类会独自衰老。在人类个体穿越生命历程的过程中，这些由人类与非人类构成的关联体可能成为促生能动性 & 行动能力的有利条件，也可能形成限制性的不利条件。近年来，超越人类维度的全领域老龄研究才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关注。

### 一、关于身体的社会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出现的身体社会学文献将焦点指向衰老身体的多个社会与物质层面。身体社会学强调人类体现的社会——生物维度及其动态性质。有学者指出，由于人类都是拥有肉体的存在，因此很难跳出对身体的习以为常的理解，真正探索

更加深层的意义。还有学者提出：人的身体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始终是一个“未完成的项目”，总是在不断变化。研究“身体化理论”的学者聚焦于文化环境和社会实践如何塑造个体的身体，以使之尽可能贴近社会主流所认可的身体理想，例如那些与健康、福祉和“成功老龄化”相关的社会流行标准。

起初，身体社会学是白人男性学者领导的，当时的经典理论

基金项目：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 QDSKL2301164)

作者简介：黛柏拉·勒普顿，新南威尔士大学老年学教授，主要从事老年学和人类学研究。

译者简介：吴静，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老龄传播与老年文化研究。

主要源自涂尔干、梅洛庞蒂、莫斯、埃利亚斯、布迪厄和福柯的作品，他们都对具身现象学进行了各自研究。之后，女性主义学者、性别与性政治研究者、公共卫生批判者、反种族主义研究者、去殖民化学者和批判性残障研究者纷纷对“身体化理论”的多样性提出批判和扩展。他们关注的是，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如女性、残障人士、慢性病患者、年长者、贫困者，往往缺乏改善自身身体的机会，并因其身体不符社会主流规范而遭遇耻辱、排斥和压迫。他们的身体常常被视为“极端的物体”。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围绕艾滋病引发的恐慌情绪，使得艾滋病患者在公共卫生领域和主流媒体报道中遭遇持续的污名化和歧视。女权主义研究者则指出，女性身体在文化中常被刻画为不稳定的、混乱的，而男性身体则被理想化为自律的、受控的<sup>[1]</sup>。批判性残障研究者则揭示，许多文化中对残障者的态度和待遇体现出根深蒂固的偏见<sup>[2]</sup>。进入2000年后，肥胖研究（Fat Studies）兴起，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对肥胖的偏见和歧视，他们发现，在许多文化中，肥胖的身体被认为是丑陋的、不健康的、异常的，并被视为社会负担<sup>[3]</sup>。

种族主义研究学者与去殖民理论家进一步丰富了这项研究。他们指出，西方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系统性的种族主义与种族化过程使得原住民与有色人种的健康、福祉与生命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常被视为不如白人重要。原住民的知识体系常常被抹去、贬低，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视角。这种持续的压制导致了制度性的忽视和边缘化，进而造成了严重的健康差距和过早死亡<sup>[4]</sup>。因此，这些学者呼吁增强“身体主权”，让那些受到殖民压迫制度影响的人群能够拥有自己身体的掌控权。

这些学术文献揭示了以交叉性视角研究老年身体的重要性，强调应考虑文化信仰、性别、种族、体型、残障与地理位置等多种身份与因素如何在衰老历程中交互作用。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这些交叉维度变得更加明显。在这场持续的全球危机中，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尤其是处于被边缘化的老年人，往往被认为不如年轻人或特权阶层重要。

老龄问题研究者通过分析与衰老相关的话语，发现这些表达中，往往将老年人描绘为“低人一等”、缺乏吸引力、无能、沉重甚至“不健全的人”。其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是“衰老面具”的理论研究。他们从社会、文化与历史层面探讨了衰老身体外貌的意义，指出在西方社会中，衰老常常伴随着污名与负面评价。他们借用戈夫曼关于污名的概念，指出许多人会经历内在自我年龄感与外在衰老外貌之间的脱节。在借鉴福柯的规训理论后，学者们指出，人们在中年之后被期待进行外貌管理和身体保养，以维持年轻的外表和健康<sup>[5]</sup>。

从事老龄化研究和文化老年学的学者们扩展了对衰老与身体规训的分析。例如，《规训老年》一书中探讨了老年学和老龄研究领域如何构建对老年的认知与话语。书中写道，这些知识框架将老龄化定义为“问题”，并催生出一整套政策、制度、技术与实践，推动老年人以积极、自律方式参与对抗衰老的过程。学者们还研究了数据如何被用于量化、监控和控制老年身体，供专家和个人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老化。

进一步的批判性研究指出，“健康老龄化”“成功老龄化”“积极老龄化”这些流行概念，常常隐藏着强烈的年龄歧视与新自由主义逻辑。人们被期待尽可能长时间保持健康体魄，具有独立能力与生产能力，这种强调“自我优化”的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健康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体现。在这种话语中，身体健康被凌驾于生活的其他面向之上，老年人被期望尽量不依赖他人或国家系统。疾病、残障、依赖与死亡则被暗示为个人失败。但是在考虑积极老龄化时，社会结构条件如收入、教育与地理位置等因素常被忽视。

西方以外国家的老年学、人类学、去殖民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指出了西方以健康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老龄化话语的局限性。在许多非西方社会中，对衰老的态度与理解则根植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与精神信仰，表现出更强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感<sup>[6]</sup>。这些社会通常认为照顾年长者是一种伦理与文化义务，而不是个人自我管理的问题。照料关系也不仅限于人类之间，还可能扩展到祖先、土地和自然环境。

一项系统性回顾研究对已发表的跨文化与族群文献进行了分析，发现不同文化中老年人对“成功老龄化”的定义差异极大。有些文化强调与家庭的联系、精神平衡或社群地位，而不是西方语境中强调的身体功能和独立性。涉及原住民参与的研究进一步显示，他们对于“积极老龄化”的理解与主流西方观念存在本质差异。例如其中一项研究发现，原住民更注重与土地的精神联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在社区中履行长者的智慧传承角色。这些视角提醒我们，老龄化并非一成不变的生物学现象，而是深深嵌入文化、历史、环境与关系的网络之中。

## 二、不限于人类视角的老龄化面向

尽管早期关于老龄化的社会和文化分析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这些分析大多是以人类为中心，专注于人类身体的老龄化过程。受到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前沿理论影响的超越人类的研究视角，提供了超越传统聚焦人类身体老化的新洞察。这种视角认为，人类身体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生命体以及非生命体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主体包括人们穿的衣物、使用的家具、食物、饮料和药物，以及与之互动的技术。除此之外，人们与其他多种主体交织在一起，形成复杂的联系网络。例如：动物、植物、真菌和微生物，以及居住地的空间特征，无论是建筑物、道路、交通系统、大气、土壤、河流、山脉、草原等。这些文献强调了在研究中承认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文化、历史和地理多样性的重要性。

有一系列的学术理论为超越人类的全新视角提供了基础。我认为最具启发性的视角来自于旧唯物主义的哲学（这些理论在西方启蒙之前的哲学中可见，并且在当代的非西方和原住民文化中仍然存在），以及新唯物主义（当代西方学者，特别是女性主义研究中提出的理论）。在旧唯物主义和新唯物主义的哲学中，健康与疾病之间，或是生命繁荣与枯萎之间的平衡，是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动态关系的体现。跨越这两种哲学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提到

超越人类的生物和物体的生命力。旧唯物主义几千年来就已经承认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的联系。非人类生物和物体通过与人类的组合交换生命力。旧唯物主义的宇宙观长期以来认识到，我们不能将西方思想中所称为“人类”的生物与所有其他实体（有机或无机）区分开来。知识、意义和行动是通过所有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共生过程共同创造的。

女性主义唯物主义理论同样关注人类与其他主体之间建立的关系性联系，以及在在这一过程中生成的情感力量和代理能力。有学者提出“内在互动”的概念，认为人类与万物是相互构成的，而非独立存在的<sup>[7]</sup>。还有学者提出了“自然文化论”概念，强调了人类身体、社会结构、文化以及人类身体出生、成长并最终消亡的物质世界之间模糊的界限。还有学者最近提出的“堆肥”隐喻，描绘了人类身体与其他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之间的纠缠，作为衰老的过程，这一过程滋养着大地。这一隐喻将人类身体视为丰富的有机组合的一部分，人类衰老就是慢慢腐化并融入一个超越人类的整体，堆肥隐喻承认了所有物质都参与的生命、死亡和腐化的循环<sup>[8]</sup>。

“全球老龄化”的观点同样指出，老龄化研究不应仅限于人类视野。有学者认为，老年人与周围环境“同龄”，包括他们所居住空间内的生物和非生物实体。越来越多的文献展示了老人如何在特定的空间，使用非人类物体来支持他们晚年的健康和福祉。学者还关注的一个方面是，家庭环境中的事物通常以朴素的方式支持老人就地养老。这些物品可能包括衣服、家庭照片、纪念品、机器和家具等财产，还包括宠物、花园和植物，共同成为共龄组合的重要推动者。老年人与这些生物和物体一起变老，这些生物和物体被赋予了记忆和情感。收入、教育和社会地位等在护理中也很重要。如果老年人没有财力或知识来为养老做好准备，他们就无法实现这一理想。例如，一项位于英格兰的研究肯定了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参与丰富的休闲、社交和健身活动、改造房屋产生的重大影响。

尽管最近人们广泛关注新型数字技术在老年人家中或护理院中的作用，但一些研究表明，用于代际护理的往往是旧技术或更简单的新技术。例如，一项基于日本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和他们的成年子女定期使用 LINE（一款即时通讯应用程序）进行交流，

以确保父母感到被关心。另一项研究指出，当子女无法经常亲自探访时，定期电话（包括语音通话和视频通话）是保持联系和提供远程医疗保健的受欢迎方式。这是一种朴素但高度个性化的远程护理形式，有助于维系代际之间数字化的亲密关系。

研究人员进一步深入考察了原住民、有色人种及残疾人如何通过强调其他价值观和存在方式来抵制规范的“成功老龄化”话语<sup>[9]</sup>。一项加拿大原住民研究中，原住民表达了对未来更具包容性的人类和非人类的愿望，挑战了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和年龄歧视。他们把代际和谐生活和无障碍社区的营造作为他们实现积极老龄化愿景的一部分。这些老者重视广泛的亲属关系网络、与土地的密切联系以及重视所有自然生命<sup>[10]</sup>。

### 三、构建更广泛的全域老年学研究框架：超越人类的多维视角

展望未来，以往的学术研究对我们拓宽老年学研究视野有重要的启迪意义。首先是承认其他生物及生态系统和微生物系统是和人类共同衰老的，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生命历程中会与之密切互动，值得我们关注。第二是认识到所有环境和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造的，都是我们老龄化生活体验的核心。最后，我们可以考虑将衰老的身体和周遭实体定位成充满活力的分解循环的一部分，以识别共同进化和共同繁荣的可能性。基于这些想法，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将衰老视为一个超越人类视野的充满活力的过程。

我们应构建更广泛的全域老年学研究框架，充分考虑和探索人类如何与非人类一起衰老。未来的研究应该确定老化的集合体是如何聚集在一起和分崩离析的，以及研究它们共同繁荣和构建多样性的宜居世界的可能性。未来的老龄研究将如何通过超越人类的多维视角重新焕发生命力？老年学和老龄化研究人员如何发展一种全新的伦理学？我们需要如何认识人类和非人类的重组和分解的周期性并从中受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类如何相互关心，同时也关心非人类（有机和非有机实体）？通过这种融合产生的“行动力”，我们或许能让所有生命在一个多元组合中共同迈向充满活力的老年。

## 参考文献

- [1] E. Grosz.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 Garland Thomson. *Misfits: A feminist materialist disability concept*[J]. *Hypatia*, 2011, 26 (3): 591-609.
- [3] L. Hjorth, D. Lupton. *Digitised caring intimacies: More-than-human intergenerational care in Jap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21, 24 (4): 584-602.
- [4] N. Redvers, A.U. Lokugamage, J.P.L. Barreto. *Epistemicide, health systems, and planetary health: Re-center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systems*[J]. *Global Public Health*, 2024, 4 (8): 211-231.
- [5] M. Featherstone, M. Hepworth, B.S. Turner.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al theory*[M]. Sage, 1991.
- [6] E.D. Buch. *Anthropology of aging and care*[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5, 44 (1): 277-293.
- [7] K. Barad. *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matter comes to matter*[J]. *Signs*, 2003, 28 (3): 801-831.
- [8] S. Franklin, D.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manifesto: An interview with Donna Haraway*[J].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017:34 (4): 49-63.
- [9] M.B. Mabele, J.E. Krauss, W. Kiwango. *Going back to the roots: Ubuntu and just conservation in southern Africa*[J].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 2022, 20 (2): 92-102.
- [10] Puig Bellacasa. *Matters of care: Speculative ethics in more than human world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7.